

楔子

绚丽的晚霞，染红了燕京大地，也染红了我们的故事。

一辆白色的轿车从燕云度假村缓缓驶出，穿过彩绘牌楼，经过大门口，保安毕恭毕敬：“先生，停车费！”

车停了，车窗滑落，伸出一只手，食指和中指优雅地夹着几张粉红色的百元钞票，“不用找了。”轿车悠然远去，大摇大摆地驶入度假村前的主干道。在面前的Y形路口，果断地一转弯，朝京沈高速公路奔驰而去。

经过收费站，窗口的姑娘双手递来一张磁卡，同时递来一个甜美的微笑。那微笑，饱含着清纯的水分。“先生，祝您一路平安！”

“一路平安?!”他嘟囔着。凝重的表情上，泛起一丝嘲弄。

来到高速路口，在一堵广告牌下，车停了。洞开的车窗，飘出一缕青烟。青烟带着主人的沉思，慢慢地飘散。

眼前横着高架桥，像腾空而起的长龙。高架桥上车辆如梭，排闼而来，呼啸而去。上桥要经过一段旋转的引桥。引桥的转盘里，湾泊着一片天圆地方的绿地，绿地四周种着一圈菩提树。绿地距桥面，大约有三层楼高的落差——这就够了！

一枚烟蒂从车里飞弹而出。车胎碾压着地面的沙砾，咬牙切齿般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轿车顺着右边的内弧线，盘旋而上。他没有上桥，而是果断地掉头，向左回折。接着，像跑道上的飞机一样，骤然加速，向栏杆冲去，顷刻间撞断栏杆。轿车像一匹跳涧的白龙马，凌空飞跃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壮丽的抛物线，又以铁牛刨地的顽强姿势俯冲而下，擦过菩提树冠，撞到对面的护坡上。坡面是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碎片拼成的。

菩提树没有托住这一条生命。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，轿车后退了两三米，然后，愤怒地在地上颠跳而起，连续翻了两个筋斗——好笨拙的筋斗！接着便栽倒

在地上，四脚朝天，腹部四处蒸腾着白烟。

夕阳，正在慢慢地西沉，简美的丝光斜射到轿车残骸上。茫茫暮霭中，周遭的景物亦真亦幻。

车主仰卧在车上，脸上飘落着几张粉红的百元钞票，伟人的肖像挡住了他的一只眼睛。他的口角流着血，但口角的纹线却显示着微笑。他的手指在轻微地痉挛，痉挛的手指上戴着一枚戒指。殷红的血顺着座椅流淌，像一条夺路而去的蚯蚓，探出车厢。这惆怅的血，邂逅了这片土地，很快便渗入松软的尘壤。

低空中一只孤鸦“呀”的一声俯冲下来，又倏然飞去。飞向南边的北京城。好像去报丧，又像是把车主的灵魂引导回家。

此时，他的妻子正在做晚饭。汤勺蘸了一撮细盐，漂到汤里。她尝了尝，珍珠般圆润柔滑的汤汁，在她嘴里迅速打了个滚，她品出一丝鲜美的咸味。

这微微的咸味，让她好喜欢。那是老公头发上常有的气味。

忽然，楼下传来刺耳的急刹车，嗞啦一下，在她心头刹出一道白印。她拨开窗，伸头朝下看，什么也看不到——她家的楼层太高了，只能看到对面更高的楼，霓虹灯闪烁着，摇曳着梦幻般的光的流苏。

猛烈的一股风扑来，卷动窗帘，愤怒地抽打着她的脸颊。她本能地丢了汤勺，捂着脸。刺痛，灼热，麻痹，一种不祥的感应袭上她的心头，顷刻间攫住了她的全部感官。她感觉天昏地暗，头晕目眩，六神无主。赶忙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抓起搁在厨房案板上的子母电话机，急匆匆地掀下几个数码，无人接听。再拨，又无人接听。重复多次之后，她换了个号码，对方传来应答之声，背景嘈杂，非常模糊。

她对着话筒，急切地喊话：“喂喂喂，你是大国吗？……我说你是冯大国吗？……对，我是嫂子。家栋跟你在一起吗？……什么？……不在一起？你们不是在一起接待外宾吗？……家里有事？他没在家啊。手机没人接……好的，我再等等。”

她放下电话，搓着手，大脑先是一片空白，接着便有千万个念头簇拥而上，心乱如麻，胡思乱想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这个程家栋！”

第一章

体制幽灵

“那是什么挂在窗前？”

“一只风筝。断了线的风筝。”

清晨，程家栋起得特别早。熹微的晨光透过柔曼的蕾丝窗帘，温暖地照进来。这时，命运的暗影已经在他头顶合拢，但他浑然不觉。

他推开飘窗，从雨棚架上摘下那只风筝，看了看，便扔到窗外。

跟往常一样，他简单地做了几个伸臂弯腰的动作，转身打开电视。他家的电视机可以接收全世界各国的电视节目。

家栋精通英语、法语和西班牙语，可以娴熟地用这三种语言跟老外谈判。他是国家质量部对外谈判司副司长。这个司没有司长，由他主持工作。他的工作相当出色。部长郭凤鸣、副部长万鉴对他都很器重。准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一结束，就给他腾个司局长的位置。过两年，就纳入副部长后备人选。

锦绣前程像泡影一样，在他的心里缤纷成海市蜃楼，让他整天到晚精神亢奋，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意气风发。

在他看来，一个现代政府的高级官员，既要埋头做事，又要关注世态。一只眼睛看领导，一只眼睛看下属，眉心生出第三只眼睛，看媒体，关注寰球时势。

晚上，他不一定看“新闻联播”，但他必看“晚间新闻”，有些负面新闻会在“晚间”露出一点头角。他支棱着神经，扫描国内外的新闻。前不久的一个深夜，他从凤凰卫视上看到关于禽流感的报道，说内地未经过检疫，就把病鸡装上了运往香港的“三趟快车”，再次导致禽流感在香港蔓延。

家栋敏锐地意识到，这是港媒在恶意炒作，转移公众视线。他立刻搜索了国家对输港家禽的检疫查验资料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部长就把他叫去，说要跟香港卫生署官员进行视频对话。家栋成竹在胸，当即提供了完整的材料。

每天早晨，穿衣洗漱之际，他要看看、听听国际新闻。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。

就在我们沉睡的时候,不知道西方国家发生了什么跟我们有关联的大事。他特别关注英国的 BBC,美国的 CNN。

最近,部领导让他跟踪了解欧洲二噁英事件。

1999 年 1 月 15 日,媒体曝光,比利时、荷兰、法国、德国相继发生动物和动物产品被二噁英污染事件。我国从这些国家进口食品,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国家质量部草拟了一份发往全国的通知,全面停止进口欧洲食品。已经进入我国市场的欧洲奶粉,全面检查。通知发出之前,部领导要求对外谈判司,跟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驻华商务参赞照会一下。

昨天,家栋安排自己的搭档,另一位副司长冯大国分别跟英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国商务参赞沟通。法国和德国的商务参赞同时参加一个国际会议,今天下午才从日内瓦回到北京。大使馆已经联系,一下飞机,他们就见面。

早饭后,家栋驾驶着他的白色富康轿车,载着他的妻子方芳和儿子小胖。半路上,买了些早点,妻儿坐在后排,边吃边说话。前前后后,赭石色的出租车,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。家栋的车,成了浊浪中的一只白天鹅。

“爸爸,你知道丹玛斯预言吗?”儿子一边鼓着腮帮,嚼着肉包子,一边问。

“知道一点。”家栋不经意地说,“他叫诺查丹玛斯,法国预言家,据说他预测了很多事都实现了。他预言 1999 年 12 月 31 日,上帝制造大灾难,惩罚人类,毁灭人类。”

“你跟老外接触很多,他们相信这个预言吗?今年年底,地球真的要毁灭的话,只剩下一两个月的时间了,我干嘛还要上学呢?”

方芳伸出一个指头,把儿子的小脑袋点偏了:“你就想着不上学。”

“我不是那意思!我也不相信这个预言。”

“你凭什么不相信呢?”家栋感觉,儿子说话有点像领导,先绕个小弯子,圈住你。

“昨天,我们参观了科技馆。说日本有个人叫五岛勉,我靠,这家伙是个天文迷。他说他通过电脑计算,说 1999 年 8 月 18 日,太阳、月亮和九大行星将组成‘十字架’形状。这一天,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。”

“这一天不是已经过去了吗?”方芳说着,拿出一枚白煮鸡蛋。鸡蛋完好无损,她捏着指头,凸出无名指,用她那硕大的戒指轻轻地磕击蛋壳。

“对啊,所以我不相信嘛。”儿子情绪低沉地说,“不过,我相信有一天,人类,地球,太阳系,银河系,整个宇宙,都会毁灭——”他的手紧紧握着他妈妈的胳膊,“不用怕,绝对不是今年,也不是百年千年万年的事。”

他的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。“不过老师说，今年，确实是个多事之秋！”

方芳伸手戳了戳家栋的后背，家栋一惊，带动了方向盘，车头迅速摆动了一下。刹那间，后面一辆车疾驰而过。方芳一把揽住儿子。儿子推开她：“妈，你别干扰我爸驾驶行不行！”

方芳说：“碰一下，怎么把你吓成这样？”

“你手上有静电。”

“有话就讲，你碰他干嘛？”儿子埋怨道。

“我想跟你爸说，你讲得有理，真是多事之秋。你瞧他，这一年来，像个消防队员，四处救火，焦头烂额。答应公休假带我们旅游也泡汤了。”

“谁说泡汤了？这一年还没有完呢。圣诞节前后，西方国家一般没什么大事。我争取那个时候休假，你们商量个地方。”家栋盯着前方。

母子俩击掌叫好。家栋想，说不定到那时候，自己的职位变了，真的自由了。如果真的当了通海质量厅厅长，那里的广阔天地，还不是任我们一家驰骋吗？他想到，在通海的江市，还有他的三弟家彬。家彬早就盼望他到通海当厅长了。

愉快的心情，伴随着朝阳，在家栋的心底荡漾。

先把儿子送到学校，又在一个地铁口，把妻子丢下。妻子临下车，家栋说：“方芳，晚上，我可能有应酬。”

“确定吗？”方芳扭头，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。

“我想请德法两国商务参赞吃饭，如果定了，我就给你打电话。不打电话，就说明我正常回家。”

“但愿你不打电话！”

家栋微笑道：“没有消息，就是最好的消息。”

“路上小心！”说完迈步就走。

“唉——”家栋叫她，她一回头，家栋双掌一合，这是他们夫妻间默契的肢体暗语，表示晚上亲热一下。

“再说吧。”方芳一扬下巴，“到时候看我的心情。”

到了办公室，家栋打开局域网，浏览了首页要闻，搜集了全国质量系统在市场上查获受二噁英污染的进口奶粉资料。调阅了二噁英快速检测筛选技术资料。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

也许是太过于专注，电话振铃声让他一阵惊怵，迟疑了片刻才抓起听筒。

“你是程家栋副司长吗？”

他的心中隐隐不快，副司长的“副”字，他听着不顺耳。“我是程家栋。讲。”

“呵！我是崇德区检察院的。有个案子牵涉到你，想请你协助调查。我们现在就在你们质量大厦西北角，一辆绿色面包车上等你。”

“我们单位有法制司。他们接待司法调查。”

“这事与你单位无关。”礼貌中含有冷峻。“好的，就这样。见面再向你出示我们的证件。我们穿着制服，不想出现在你的办公室。”

家栋穿上西装，临走前，还梳理了一下头发。忽然想到什么，他急忙抓起电话，迅速地拨号。对方没有反应，他焦急地等待着，把话筒夹在肩膀与耳朵之间，两手拉开抽屉，掏出一个本子，哗啦啦地翻着，寻找另外一个电话号码。

“笃笃。”有人敲门。门是开的，进来的是郭凤鸣部长的秘书孟旋。家栋放下电话，孟旋说：“部长有请。你的电话占线。”

“是说二噶英的事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马上就到。”

家栋推开隔壁的门。这是另一位副司长冯大国的办公室。大国正在换制服，看到家栋，赶紧从套头羊毛衫里露出笑脸。两个人共事三年，配合默契，私交也不错。都说同事中没有真朋友，他俩是个例外。

跟大国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站立，家栋总是主动保持距离。因为这家伙海拔偏高，英俊魁梧，举手投足，有着出众的风采。他让家栋相形见短，压缩了家栋的气势，把精悍变成猥琐。

家栋问了问大国昨天接触几个国家商务参赞的情况。大国一边拽衣服，一边回答。家栋临出门，又折回来，说：“待会儿，我出去一下。”

大国有点纳闷。一向沉稳自信的家栋，今天显得心不在焉，慌里慌张。深炯的眼睛，仿佛在寻找失落之物。这些蛛丝马迹，在大国的心里萦绕。在这人事变动的敏感时期，局中人谁都在窥探，捕捉信息。

果不出所料，凤鸣部长询问的就是二噶英。家栋谦恭而又从容应答。他的辞色很殷勤，很专心，但心里悬着事，总想着抽身告退。部长说：“你注意到法国葡萄酒的问题了吗？”

“葡萄酒？”家栋的眼神证证的，脑际一片空白。接着便击鼓传花一般，叠映着酒桌上觥筹交错，人面桃花，粉头红袖，浪漫调笑的场面。

这个脑筋急转弯，太陡了。部长和颜悦色地点点头：“葡萄酒污染事件。”

家栋笑了。他用笑脸让表情放松下来。“我注意到了，法国有四个省生产的葡萄酒可能采用了牛血作为净化剂。这种牛血里可能含有疯牛病病毒。”

“酒里放血，那不成了我们江湖上的壮阳药酒了吗？”凤鸣部长目光睿智，交叠着胳膊，轻松地开着玩笑。那神情，好像不知晓，又像在测验——就这风度，拍摄下来，绝对可以上时尚杂志封面。但家栋无心仰慕，也不敢轻慢，他总是诚恳地恭敬地回答部长提出的每一个问题，哪怕是个人为的假命题。

“发酵后的葡萄原液，悬浮着杂质。去杂质，可以沉淀，可以过滤，但是，用得最多的是化学澄清法，经典的澄清净化剂就是牛血粉。”

“牛血粉？”

“对！牛血烘干制成的粉末。欧洲国家牛血粉来源丰富，价格低廉，疯牛病就这么带到酒里的。”

“最近，通海省质量厅老洪他们查出了一批法国葡萄酒，正在检测。这事我让食品局负责处理。你关注一下，做好对外交涉的准备。适当时候，你去一趟通海省。”

“好的！我把手头的事处理了就去。”

“你觉得通海怎么样？”凤鸣部长仿佛是不经意间这么一问。

家栋一怔，接着也若无其事地回答：“很好的地方！对外贸易，后发优势，起点不低，发展很快。不过企业管理水平不高。”

“所以，质量管理部门的任务艰巨啊！”凤鸣部长感叹后，说，“哦，你去忙你的吧。”

这对家栋无异于放生。还在走廊里，就听到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在振铃，像啼哭的婴儿，一声紧似一声。他打开门，一步跨进去，抓起电话：“家梁，你在哪？”

“呵呵，我不是家梁。我是检察院的。我们在等你，在我们的车上。”

家栋伸手抹了一下额头。放下电话后，用力拉了拉几个抽屉，确认都锁了。

下楼来，逡巡四周，甩了甩头发，昂首走近绿色面包车。门，从里面打开了，一个声音窜出来：“请上车！”

“我有车。”

车里的人嘀咕着商量了一下，说：“行。跟着我们。”

家栋没有离开，而是稍稍弯下腰来，朝车里打量。两个检察官会意，举起工作证。家栋记住了，年轻一点的检察官三十来岁，姓郑；年长一点的检察官五十来岁，姓周。

两辆车一前一后，离开了质量大厦无数的窗口视野，面包车停了，周检察官下来，走到家栋的车边：“我上你的车。”

周检察官发现家栋面色苍白，知道他有些紧张，就主动跟他搭讪，攀谈。

他们没有去检察院,而是去了对面的宾馆。上了三楼,进了一个房间。

“程司长,喝点水吧。”郑检察官说。

“不用了。有什么事,快说吧。我很忙!下午还要跟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谈判。”

“放心,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。”

郑检察官说:“请坐吧!”便打开电视机,然后拨电话,“我是003,请给信号。”

电视屏幕上出现一浪浪的水波纹。这台电视比家栋家的进口彩电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郑检察官回头朝家栋诡秘一笑,伸出一个巴掌,说:“耽误你五分钟,看个短片。你肯定有兴趣。”

抖动的画面上,显现出三间低矮的土屋。家栋的情绪一下子跌落了。他颓然坐在沙发上,竭力保持镇定。

画面间断了,传来疯狂的犬吠声。这声音,他很熟悉,但今天听来,特别的凄厉,特别的怵心。有人喝停了狗的叫声,在嘈杂的人声中,画面显示出来。这时,已经是黑夜,手电筒照着路,几个人蹂躏着腐烂的稻草,走进土屋。镜头在晃动,家栋的心在摇曳。

土屋里杂乱无章地堆积着农具,柴草,干牛粪。门后面,最不起眼的地方,有一堆煤炭。

“就这。在下面。”

“拿锹来,挖开。”

挖煤时,画面出现一个老大爷,白发萧萧,双手捂着脸,呜咽着,嘶哑的苍凉的声音,随着电波一起震颤。“我这张老脸还怎么见人?”

“老人家,没你的事。”

煤堆下面露出一方木板。拿掉木板,是一个洞口,浮面压着蛇皮袋。袋子里的草木灰是用作干燥剂的。搬开蛇皮袋,露出一口农村腌制小菜的陶瓷坛。釉彩的反光,像利箭一样朝家栋射来。

镜头给这口陶瓷坛来了个特写。

“手套。我的手套。”

画面中断。

家栋神情愕然,像经霜的韭菜一样,蔫了。房间一片静默,仿佛能听到一颗心脏在狂跳。他不敢回头看检察院的人,生怕自己的眼神泄露了什么。他在思索如何应对。就在这时,画面续上了,一个熟悉的面孔沮丧地直面镜头:“我坦

白,我确实挪用了……”

郑检察官手疾眼快,“啪”的一声,把电视关了。

画面上的老人,是家栋的父亲。沮丧的面孔,是家栋的二弟程家梁,察尔省皇港市质量局煤炭检测中心主任,国内顶尖级的配煤专家。

郑检察官死死地盯着家栋,家栋低下头。这时,周检察官递来一个纸杯,半杯纯净水。

“谢谢!”

家栋毕竟是国际谈判桌上的高手,经过刀光剑影,翻云覆雨的国际谈判的洗礼,应对这两个无名小卒,还不绰绰有余?忽然间,他的头脑异常清醒。

刚才,他们急忙切断电视,二弟说的关键的话,还是被家栋捕捉到了,二弟最多只承认他挪用了公款。如果他们搜集到了更多的线索,他们一定会抛出来,胁迫家栋。

“说说吧!”郑检察官说。

“说什么?”家栋扬面反问。他潇洒地捏着领带结,稍稍松了松。眼光一片澄明,把检察官给镇住了。

“说说你看了短片的感想。”

“上面的环境我熟悉,人我认识。但是,情况我一概不知。无可奉告!”

“他是你的亲弟弟。”

“我是他兄长。长兄比于父,我很痛心,也很自责,没有教育好他。不过,党纪国法好像还没有株连的条规吧。”

“程家栋!”郑检察官忽然一拍桌子,声色俱厉地说,“你是党的高级干部,我们尊重你的社会地位,给你留了面子,请你自重自爱。我们知道你是国际谈判高手,那是党和国家把你培养出来的能耐,用在这个场合,就是狡诈。”

周检察官:“短片拍摄的是昨天晚上的情境,你弟弟昨天夜里已经全部交代。他不只是涉嫌挪用公款,还可能涉嫌贪污受贿。你有没有代他藏匿财产?以你爱人方芳名义办的乌金矿业检测中心,有没有代他转移赃款?”

郑检察官冷笑道:“按照博弈论模型,你们俩面临的是‘囚徒困境’。”

“我是囚徒?你们现在是在囚禁我?”家栋反诘,眼睛放射出凶光。

周检察官放下脸,瞪了郑检察官一眼,郑检察官自知失言。

“‘囚徒困境’是个心理学概念,你在装糊涂。”周检察官温和地说,“你可以不回答。等你想好了,我们再谈。你说你很忙,我们就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了。”

家栋打起精神,回到单位。

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，冯大国过来说：“万部长要听听我们的工作汇报。你不在，我去报告了一下，领导挺满意，又夸了我们。”

“大国，家里有点急事，我回去处理一下。那什么——下午照会德法两国商务参赞的事，你代我去吧。按照惯例招待。”

家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反锁着门，确认锁死了。他在办公室踱步两圈。

打开壁柜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，倒到桌面上，有一本护照、几份存折、若干本证书，还有一些票据、信件、照片等。

碎纸机隆隆响起。

时间匆匆流逝，忽然传来敲门声，家栋开门。

谈判司综合处处长梁辰：“司长，通海质量厅副厅长王和森来找您。”

“王和森？”家栋想了想，问道，“有事儿吗？”

“留了一个礼盒在我那里，人走了。”

“你留着吧，我不要。”

晌午时分，整个人好似给掏空了。家栋驾车来到希尔斯城堡酒店，捡一个僻静处，颓然坐下。小姐腋下夹着菜谱，颠颠地蹭过来，听候吩咐。

“来一份套餐。牛排要大份的，进口原料，烤熟一点。”

“请问来点什么饮料？”

“法国葡萄酒。波尔夜光牌。浪漫型的。一杯。”

小姐华丽转身。家栋叫住她，小姐折回来，家栋挥挥手：“没什么，快去下单吧。”他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，像一口无底洞，急需填充。

等菜的时候，家栋的思绪回放到十天前。

11月10日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，带着一帮人来到北京，声称她做的是“最后一次机会”的访问。中美双方经过了6个昼夜的艰苦谈判，在最后的时刻，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。这个协议，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除了最大的障碍。

翌日晚间，部领导集体宴请本部参与世贸谈判的同志。凤鸣部长指定就在机关食堂。餐厅布置了一张一望无际的大圆台，二十来个人，像欧盟国旗上的星星一样排布。中央用塑料花做成铺地锦。家栋和大国比肩而坐，与领导遥遥相对。

万鉴副部长挨着凤鸣部长坐着，像总理事务大臣一样，关照全局。他拍拍身边的座位，说：“家栋，对外谈判你最辛苦。来，坐这儿。”

家栋推辞再四，扭着屁股蹭过去，好像忘记怎么走路了。

“大国，你也来。”

大国也去了。

入席之际，领导像布棋子一样，把本来坐好的席座扯乱，既融洽气氛，又展示调控权力。这也是讲政治。

开席之后，凤鸣部长致简短的祝酒词。随后，经过第一轮小高潮。接着，万鉴副部长声音不高不低，说了一番话。回首中国从复关到入世，十五年的风风雨雨，感慨万千。他说：“1999，不战而胜。尼克松的话耐人寻味啊！”

大家都停杯歇箸，注视着他。他说：“1987年，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。主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，双方结束冷战。尼克松很欣赏他，说他是少有的战略家之一。但也看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意图。1988年，尼克松写出了《1999，不战而胜》一书。他说，苏联人企图对西方不战而胜，我们也要调整战略，反过来实行不战而胜。后来成了和平演变，颜色革命。”

坐在凤鸣部长左手的陈铭副部长说：“实际情况是，苏联不战而败。美国通过星球大战计划，不战而胜，而且是提前八年胜利了。”

家栋怯怯地插言道：“刚刚签署的中美协议，是一种双赢，可不可以理解为，我们双方不战而胜呢？”

“这个问题，要由后人来评说。”凤鸣部长神情严肃地说。“对中国，西方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战略上西化、分化、妖魔化，策略上遏制、竞争、谈判，宣传上打民主牌、自由牌、人权牌。”

他提高声调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千万别以为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胜利。经济全球化，是一把双刃剑。融入全球化，具有两面性。要知道技术性贸易壁垒，是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全国质量管理体系，是看不见的战线。”

场面上的气氛深沉起来。万鉴附和道：“贸易保护主义，正在从关税壁垒为主导，变成以非关税壁垒为主导。非关税壁垒中，反倾销，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，都有着复杂的程序，只有用技术标准对进口产品设置障碍，最为快捷，最为隐蔽。质量部门，就是通过技术检测，把我需要出口的东西，更好更快地输出去；把不合格的东西挡在国门之外。”

万鉴的话，慷慨激昂。

凤鸣部长转动着手中的高脚杯，语调浑厚而深沉：“我们面对的，更麻烦的是规则的壁垒。中国以二十年的开放经验，主动融入五百年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。我们国家将会遇到各种复杂的局面，有的可以预料，有的难以预料。我们质量部门，处在前沿阵地，处在风口浪尖之上，吃苦头，犯错误，栽跟头，在所难免。有的

错误,人民会理解,有的错误,只能忍辱背负,主动下地狱。”

凤鸣部长神情悲壮。

万鉴说:“大家都知道,今年4月签署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,在国内就有不少批评的声音,其中有些话是直指我们的。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是,允许美国七个州向中国出口小麦,解除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四个州,向中国出口柑橘的禁令。众所周知,美国的小麦含有TCK病毒,柑橘带有地中海实蝇。开放市场,让它们进来,引起国内不小的反响。

“什么反响?”台面上窃窃私议。

万鉴失言了。

凤鸣部长大而化之地说:“所以啊,接下来,国务院要整合质量管理职能,合并质量管理机构。我们要建立一个涵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崭新的质量管理体系。”

说到这里,他陡然间提高频率,发出洪亮的嗓音,说:“任重道远啊,同志们。来,我们干一杯!”

陈铭指了指大家,说:“谈判成功,毕竟是喜事。你们互动互动嘛。”

于是,场面气氛渐渐地活跃起来。

席散之后,各自回家,一个同事跟家栋住在同一小区,此时已有七八分醉意。家栋招了辆出租车,带上他。那同事一开始迷迷糊糊,后来冷风一吹,渐渐清醒了。搂着家栋,动了感情,好像有一肚子委屈,不愿说。家栋哄了半天,接着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。

“程司长,哦不,程厅长,你的前程,部长已经帮你设计好了。苟富贵,毋相忘啊。”那同事喃喃地说。

“嗨,你还不知道吗?中国加入WTO,已经指日可待了。我们国际谈判司就是为这件事专设的。中国跨入世贸大门之日,就是我们司关门大吉之时。兄弟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混饭吃呢。”

“你不是到通海吗?”同事诧异道。

“通海?谁说的?”

“通海质量厅厅长老洪到龄了,本来部里打算在他们内部提拔一个。谁知他们的二把手跟三把手争得不可开交,干起来了。”

“这我知道,部党组不是打算从部里平调一个司长去吗?”

“领导认为,你们司是临时机构,早晚也得撤,撤了,就得给你们找位置,倒不如现在就在你跟冯大国之间挑一个。”

家栋想,今天早晨,凤鸣部长没头没脑地问我通海怎么样,完全证实了这一点。如果不出意外,通海质量厅厅长的职位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。通海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省,地域优势明显,虽属腹地,但也有出海口岸。以乡镇企业起步,最近又提出,外经、外贸、外资三外并举,走外向带动之路。今年,外向度达到75%,俨然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强省。

家栋向往这个职位,不完全是为了做官,他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,可以实施在部机关实施不了的构想,实现在部机关实现不了的愿景。

他做梦也没有想到,不早不晚,二弟程家梁的事败露了。他更没有想到二弟那么没出息,那么经不起折腾……

香喷喷的牛排上来了。

享受过贵族式的服务,家栋驾车去了儿子程庞的学校。在操场边,看到小胖子程庞生龙活虎地踢球。截球,带球,过人,再一晃,赶紧射门!

哎呀,就在关键的时候,有人从后面超过来,把球铲到界外。铲球的孩子跟程庞同时倒地。那孩子一跃而起,程庞在地上打了个滚,变成俯势,然后,慢慢爬起来……视线模糊了——家栋的眼眶里不由自主地噙满了泪水。

撞倒程庞的那个孩子,家栋认识,他搭过家栋的便车。家栋没有惊动他们,悄然离开了。走到车边,他仿佛听到儿子在哭。急忙回头,走向球场,迎面碰到儿子的班主任。两人聊了一会儿,班主任直夸程庞有科学天赋,说他在科技馆给同学讲世界末日,讲得头头是道,比讲解员都精彩。

挥别班主任,再一看,胖墩墩的儿子又在欢快地捧球。家栋不想再碰到熟人,掉头走了。

撞倒程庞的那个孩子看到白色轿车,拍拍程庞的肩膀。程庞愣了一下,朝这边跑过来。家栋的车已经绝尘而去。

家栋的车走街串巷,来到一条背街。行道树枯枝交错,十分繁密。临街一个不大的门面,挂着“北京乌金矿业检测中心”招牌。这个中心是二弟家梁创办的,从事煤炭检测。表面上,由方芳在那里当老板。

稀疏的梧桐叶洒下斑驳的阴影,给他的白色轿车披上迷彩。家栋坐在车上张望,二楼的窗户紧闭。他拨打方芳的手机。方芳的手机放在抽屉里,嘈杂的人声中,手机振铃声显得很微弱。

家栋再拨打固定电话。一个女孩接听,听出是家栋后,压低声音说:“程司长,方主任在里面,正在打牌呢。要叫她吗?”

“算了吧,晚上回家再说。”

家栋靠在车上,闭目养神。脑海里冒出这样的场景:另一个男人跟方芳睡在一起,方芳与他调笑。儿子可怜巴巴,骨瘦如柴。

家栋潜然泪下。过了一会儿,猛然一甩头,脚下踩住离合器。

他的车驶出市区,驶向北郊,城郊的楼房、烟囱和水塔刺破天际。黄绿相间,浸染着广袤的大地。两边的行道树一排排地向后倒去,好像人中了子弹,无声地倒下。家栋放慢车速。树木摇摇晃晃,仿佛醉酒一般。

窗外风声呜咽,家栋的心底一片悲凉,悲凉中生出狂躁。

他生在皇港市一个农民家庭。他是长子,以他为榜样,二弟家梁,三弟家彬,一门三学士,都是大学生。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,在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,觉得那个机关林子太大,想混出头很难。他发奋苦读,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,专攻国际贸易。回国后,进了外经贸部。三年前,跟冯大国一道,被郭凤鸣部长挖了过来。

在他们俩之间,部长对家栋高看一眼。部长出国,有他陪伴。部长跟随中央领导出访,他像赵云跟随刘备一样,默默地随从。偶尔,在小型的会谈中,他还临时替补,担任过中央领导的翻译。

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,也是一颗刺眼的政治心病。艳羨而嫉妒,嫉妒而谰言,谰言而孤立。他在质量系统内根基太浅。凤鸣部长是通读古书的,他想仿照汉文帝对贾谊的保护之法,把家栋外放,锤炼他的翅膀。

凤鸣部长跟陈铭副部长沟通时,陈铭认为不妥。

“为什么?家栋的能力不够?”凤鸣部长疑惑地问,表情极其淡定。老部长的威望摆在那里,部里的局面,他能掌控。

“家栋同志不错,应该放到基层锻炼,但是,部长您想过没有,家栋走了,他留下的空缺谁来替补。总理说,加入世贸组织之后,就看你们的了。这是千钧重托。在入世谈判中,我们这个部门没有发挥主导作用。入世以后,贸易摩擦会接踵而至,我们就要唱主角了。真正发挥家栋同志对外谈判才能的时候,才刚刚开始。”

“不还是有个冯大国吗?大国的外贸背景知识更实用。卧龙、凤雏,一人在身边足矣。”

“大国学外贸的,外语不如家栋。语言不光是工具,更是文化背景。加入世贸之后,我们质量部将要承受八面来风。您身边需要一个耳聪目明、思维敏捷、

能言善辩的人,具备这个综合素质的干部不好找。家栋又敬业,又精细,又稳重,又富于经验。您不是曾经夸奖过他吗:算无遗策,事无遗漏。我建议把家栋留下,把大国派到通海去。”

陈铭的话,让凤鸣部长措手不及。他说得冠冕堂皇,通情达理。部长一时无言以对,但事实非常清楚:在通海质量厅厅长的人选上,他与陈铭的意见分歧了。陈铭是分管谈判司的,他的意见不能忽略。

早晨,凤鸣部长安排家栋到通海处理法国葡萄酒的问题,可谓一石三鸟……家栋手握方向盘,心潮起伏。

经过燕云度假村,他开了进去。那里有一间星巴克,味道正宗,环境幽静。他跟大国都很喜欢来这地方。他进去要了杯咖啡,冷静地思考了很久。咖啡的浓香,化作苦涩的滋味。回想着星巴克开创者舒尔茨,早年因为偷窃咖啡遭到父亲暴打的故事,他自感羞愧、悲哀和恐怖。

如果这个时候,检察院把他“两规”了。那场面,将是不堪设想的!就像一个站在彩色云梯上的人,宁愿梯子倒了,也不能从梯子上滑下来。斯文扫地,遭人诟骂,铁窗度日,与其被公众的唾沫淹死,不如自我了断。

家栋性格内向,加之从社会底层一路打拼上来,神经过敏,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强烈的自尊心,这一切把他推向绝境。绝境中的思维,完全是另一套逻辑。他的精神没有崩溃,反而变得很悲壮,很倔强。从小到大,他总是在行动,在实干,在拼搏。今天,他莫名其妙,却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个惊人的行动——他的脑袋已经麻木了,僵化了。

天与地,在他眼前模糊起来。人生需要舍弃。舍无可舍,便是大得。那纵马一跃的决然行动,或许可以一了百了,保住名节,保护亲属。那也是生命的价值实现。死,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生,一种自由的、灿烂的生。

绝对的理性把他推向绝对的深渊。

驱车开往高速公路口时,他看到车前的挡风玻璃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血迹。那是一路而来,迎面撞死的蚊子。这般寻常之事,让家栋触目惊心。难道这是不祥之兆?实际上,法律铁拳下的个人,不就是一只可怜的卑微的蚊蚋吗?

名利场的汪洋,溺死了他的心性。为了脸面,他献出了身体,结束了生命,毅然走向时光的深处,来不及对这个世界说一声再见。

看过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就知道,程家栋被“体制化”了。社会是由不同的体制组成。官场就是个铁桶一样的体制,其中各个层面的人,从苦闷、挣扎,到渐渐适

应,到身心依赖,不能自拔,就是被体制化了。无法想象有朝一日,自己被踢出去,日子该怎么过。人人都需要救赎!程家栋的精神,没有从体制中救赎出来,恐惧和绝望,让他选择了自我毁灭。

假如此时,冯大国出现了,也许,家栋会调转车头。但此时,“体制化”的幽灵,也在控制着冯大国,控制着我和你!

第二章

迷雾笼罩

傍晚，冯大国坐在商务车副驾驶座位上，车上坐着德国和法国的两位商务参赞，两个老外西装革履，文质彬彬，正在低声用法语交谈。

司机问：“大国司长，是哪家酒店？”

大国抬腕看表，说：“老地方。”说完，回头朝两个老外调侃，“喂，两位，欺负我听不懂法语，当着我的面就搞阴谋诡计，可不带这么干的啊。”他说的是汉语。

德国参赞向来不苟言笑，法国参赞笑着用汉语回道：“这是阳谋，不是阴谋。”

德国参赞说：“有阳也有阴，阴阳互动，就是太极，太极就是道。”

大国正要说什么，司机提醒他：“司长，你的手机响了。”

大国掏出手机一看，是方芳，忙接听：“嫂子！”

“大国啊，家栋在哪儿？”

大国一愣：“他不是说家里有点儿事，回去处理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方芳说，“打他电话，老是不接，越打越着急，心里发毛，怎么也放心不下。”

大国笑了：“嫂子，你快把心放下，该干吗干吗，家栋司长八成跟部长在一起，不方便接电话呢。”

合上手机，大国想了想，如果他跟部长在一起，我就不应该打电话去骚扰，但是，在这人事变动的敏感时期，一种窥视的心态驱使大国拨打家栋的手机，理由是现成的，嫂子急着找你，量家栋也不会反感。果然，长时间振铃，没有应答。再打，又未接听。

这时，已经进入酒店，车停了。大国招呼两位客人下车。早有领班小姐引入酒店，一排粉面白肉小姐莺声燕语地欠身问候。

进入电梯，控梯小姐操着国产英语跟老外打招呼：“How do you do!”

这时，大国的手机又响了，还是方芳：“大国，联系上了吗？”